

钟兆云 著

百战将星

刘亚楼

Baihan Jiangxing Liu Yalou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BAIZHAN JIANGXING
LIU YALOU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百战将星——刘亚楼

钟兆云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忠光社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BAIZHAN JIANGXING
LIU YALOU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百战将星

新登字(京)118号

DK30/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亚楼/钟兆云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

ISBN 7-5033-0694-7

I. 刘… II. 钟…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现代②刘亚楼-生平事迹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70千字 印数: 1—20,000

定价: 15.00 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1)
1.	阔别 11 年。涿县迎“御驾”	
2.	来自天空的威胁。毛泽东点将	
第二章	(16)
1.	峥嵘往事。差点装进了棺材	
2.	和飞机早结不解缘。土包子开洋荤	
3.	王良之死。冷枪未再发	
第三章	(26)
1.	中央苏区“乌云密布”。天降大任	
2.	蹚血路的红二师。泥尘、砂石、碎尸、血肉.....	
3.	煽动性的演说。激动人心的时刻	
4.	兵以诈立。“红军不是石达开！”	
5.	首踏雪路。令人不快的晚宴	
6.	“吹牛”大众化。生死大草地	
7.	三杯白酒送勇士。“你们唱了压轴戏！”	
第四章	(63)
1.	险些身首异地。意外相识	
2.	咳，“老毛子”！罗荣桓“挖墙脚”	

3. 情感之弦。18岁的少女，35岁的军人

第五章 (80)

- 1.“东总”参谋长横空出世。第一件漂亮事
- 2.“肝火王”。撸你个茄子皮色
3. 四平“走麦城”。“林罗刘”争担责任
4. 六个战术原则。黑土地大练兵

第六章 (102)

- 1.“蜜月”似得合作。高招迭出。逐鹿白山黑水
2. 八纵贻误战机。林彪发急电
3. 难以宽恕的问题。范汉杰吃惊不小
4. 黑色幽默——“乱打仗”。廖耀湘的土相和洋相
5. 铁铸胸膛内棉花般的心

第七章 (122)

1. 东野提前入关。北平第一次和谈
2.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遂自荐挂帅津门
3. 天津大碉堡化。险作俘虏。智斗陈长捷

第八章 (142)

1. 组建空军。中南海毛泽东饯行
2. 率团赴苏。难忘故地往事
3. 莫斯科三轮合谈。外交场合显风流

第九章 (162)

1. 共和国第一任空军司令。紧锣密鼓唱大戏
2. 刘亚楼：“你们是狗熊还是英雄？”
翟云英：“你要命不要命？”
3. 领袖的焦虑。绝妙的版权
4. 风云迭起。幼鹰面对“老秃鹰”
5. 组建志愿军空军。三次悲壮北上

6. 沈阳之行：副油箱，副油箱

第十章 (193)

1. 世界震惊而关注的目光。中国空军一鸣惊人
2. 麦克阿瑟不能接受的现实。五角大楼的惊呼
3. 小事和大事。一次特别的舞会
4. “方子翼怎么指挥的？”啊，“空中坦克”
5. 毛泽东突然驾临空司。严厉·温情
6. 两次空战，一败一胜
7. 朝鲜上空的奇迹，“一域多层四四制”留给远东空军的悲哀
8. 聂凤智像在听课。载誉归来

第十一章 (228)

1. 那方水土那方人。艰难的求学之路
2. 山村教师。好一杆神枪。铁血团响当当个
3. 魂牵梦萦归乡路。岁月沧桑故人远
4. 二回故园。乡民们以手加额
5. 感情·亲情。怜子如何不丈夫

第十二章 (259)

1. 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有惊无险
2. 中国航空工业惊心动魄的一步。“我们的飞机”
3. 临危受命。莫斯科的不平事

第十三章 (279)

1. “司令员，你这是教条主义！”犯颜直谏
2. 炮击金门。航空兵紧急入闽
3. 首战 3:0。有来无回蒋军惨败
4. 中国军人的荣誉。空中历险。
5. 46 团惊呆了。有名的“月老”
6. 空炮协同。漳州再见韩先楚

7. 昨天的秘闻。奇特的战争

第十四章 (308)

1. 导弹学校和神秘的“543”部队。萨姆悄然东移
2. 共和国防空网被撕开缺口。米格机“望敌兴叹”。
3. 首开世界纪录。愉快和后怕
4. 机动设伏。诱歼 U-2。
5. 吃三堑长一智。逼出近快战法。死亡之吻
6. 王牌飞行员李南屏毙命。英雄部队再创辉煌

第十五章 (329)

1. 抱病赴战地。毛泽东、周恩来震惊
2. 将军至真至情的最后岁月

后记 (343)

第一章

1. 阔别 11 年。涿县迎“御驾”

1949 年 3 月 25 日，料峭的春寒在劲风中无遮拦地展开在华北大地。刚刚经受过平津战火洗礼的辽阔平原，在薄雾中湿漉漉地伸展出一丛丛泛青的小草。

大清早，一辆从北平方向开来的军用吉普车，沿着通往河北涿县的公路奔驰。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端坐在车内，望着窗外一掠而过的平原，心潮起伏。他这次是专程来涿县迎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北平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决定从西柏坡迁入北平。接到命令后，他迅速派东野保卫部长钱益民、参谋部副处长尹健率汽车团去西柏坡迎接。为了确保安全和万无一失，3 月 20 日晚，他和东野政委罗荣桓又紧急约见 42 军军长吴瑞林，令他率部 6 万 5 千人，沿途保驾。

刘亚楼吩咐司机以最快速度前进，连续几个小时的长途奔跑，他一点都看不出倦容。他今年 39 岁，正值年富力强，更主要的是，他急于想见到阔别 12 年的毛泽东和中央首长。窗外寒凝大地，可他一点也不觉冷，他似乎听到了开江的冰排轰轰隆隆冲撞涌泄的欢声，春天一路唱着歌从冰雪中走向华北，走向历劫苦难之后的中

国。

200 来辆中、小型吉普车和大卡车组成的中央机关庞大车队，在涿县过了一夜后，整装待发。一群中央首长中，刘亚楼一眼就看到了那些他久违了的熟悉身影，心情好一阵激动，迈着标准潇洒的军人步子上前。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他挨次敬礼，握手，却不知说些什么好。

“又来了一位保驾将军！”毛泽东哈哈大笑地握着自己爱将的手，端详一番，大声说，“好你个刘亚楼，洋面包一吃，精神多啦！”

“延安一别，10 年多了！我无时不刻不在想党中央啊！”刘亚楼满面春风地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 38 年到苏联，45 年回来的。时间跨度近 8 年。”毛泽东说。

“是啊，当年在延安，主席说 10 年不许我上前线，我再不回来真刀实枪干他几仗，全国解放后就没仗打了”刘亚楼笑道。

“这个刘亚楼，还是当年那个样子。”毛泽东笑着对周恩来、朱德说。

毛泽东的一句话，把刘亚楼的记忆带回了从前。

1936 年 5 月，红二师师长刘亚楼率部参加东进抗日及讨阎（锡山）回来后，奉命到红军大学学习。他和罗荣桓、罗瑞卿、谭政、陈光、彭雪枫、杨成武、张爱萍等 38 人编为第一科，林彪、黄永胜也是第一科学员。第一科主要训练红军团以上高级干部，人数虽少，质量较高，平均年龄 27 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每人身上平均有 3 处伤疤。

年底，红大第一期学员面临毕业，时正值西安事变发生不久，民族抗战迎来了可喜的局面。学员们每天都在议论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议论前线的事。听说学校要继续办，不少学员怕留下当教员，

纷纷给总政治部写“报告信”，要求到前线去。刘亚楼便是其中一个人，而且是积极分子。

一天，毛泽东来红大上课，讲课之前环视了一下教室，慢条斯理地说：“我听说有不少同志写报告信，不想留在学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鸟飞蓝天，鱼翔水底，好嘛！”

大家为之一振，特别是写了“报告信”的人更是欣喜异常。

“不过，”毛泽东突然提高了语调，“这里我郑重宣布，凡写报告信的，统统留下。你们都想走，学校就办不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学校要继续办并且要扩大，教员就从你们中间出……”

这真是弄巧成拙。刘亚楼和几个写报告信的人你看我，我看你，哭笑不得。接到留校担任训练部长的通知后，刘亚楼颇有情绪。毛泽东为此专门找他谈话。

“亚楼，听说你心里有个不小的疙瘩？”毛泽东不绕弯子便问。

“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整理行装重返部队，我的心也痒痒的。”

“你留校负责领导新学员的训练工作，也是大任务嘛。”

“主席，我看我还是回部队上前线去，留在后方没出息。”

“你刘亚楼说留在后方没出息，那好，我就 10 年不许你上前线，不许你离开延安！”毛泽东还在生气，他吸着烟来回踱着。

“主席，我刚才说错了……”

“不仅是说错，你整个思想苗子就不对，你看不起在后方工作的同志。”

“主席，我接受你的批评。”

毛泽东被刘亚楼那哭笑不得的窘相逗乐了，他上前拍了拍刘亚楼的肩膀，口气变得委婉起来：“我知道你能打仗，正因为你能打仗，才叫你负责领导新学员的训练工作嘛。亚楼啊，办校是一项根本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你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红大也有广阔的天空，有你的用武之地。”

毛泽东一席话，使刘亚楼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他囁嚅地站起来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安心工作，完成自己的职责。”

“痛痛快快，干脆利落，这才是刘亚楼！”毛泽东为部下的这一快速转变高兴。

1938年1月28日，抗大举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运动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并宣布罗瑞卿升任副校长，刘亚楼接替罗瑞卿升任教育长，许光达接替刘亚楼任训练部长。

第4期学员开学典礼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忽然亲自约见了刘亚楼。

“今天叫你来，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样？”毛泽东说着扬了扬右臂。

刘亚楼以为毛泽东在试探他，只是笑，没有说话。

“这是真的，我不是逗你。”

“真的！去哪个部队？”刘亚楼抑制不住这突然降临的兴奋。

“怎么样，你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吧。”毛泽东笑了笑，望着刘亚楼说，“到苏联去，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武装力量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最高等军事学府，苏联元帅和高级军事将领几乎皆出于此，故学院有“红军大脑”之称。刘伯承在20年代中后期曾就学伏龙芝，刘亚楼对伏龙芝的大名可谓如雷灌耳，他惊喜不已。

“你除了学军事，还有一个使命。”毛泽东严肃地看着刘亚楼，“你到苏后设法和共产国际沟通，汇报我党的历史情况和现实状况，并告诉季米特洛夫，王明这位共产国际的‘红人’，他的一套‘新政策’给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

刘亚楼庄重地点头。毛泽东想了想，又从书堆里抽出几册《矛盾论》等著作，说：“这些书，请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

1938年4月下旬，刘亚楼和卢冬生、谭家述、杨志成、钟赤兵

等人，告别了延河水和宝塔山，经新疆出境，踏上了负笈求学的行程。

从往事中回过头来，刘亚楼更是感激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爱护和培养。他有声有色地说起了在异国他乡的体会和见闻，毛泽东颇感兴趣地听着。

“亚楼同志，你的急性子看来是改不了啦。你摸摸看，主席的手都冻冷了。”周恩来一旁提醒道。

“哎哟，一高兴，都忘了出发啦。”刘亚楼说着，胸脯一挺，立正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前来迎接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进北平。”

五大书记在涿县改乘火车，刘亚楼接送他们下榻北京香山后，又马不停蹄地直奔北平西郊的西苑机场，为毛泽东下午阅兵作准备。在他的组织下，受阅部队 2 万多官兵“围三缺一”——南面是东野警卫团，3000 多官兵雄纠纠地站立在 100 多辆美国大卡车上；西面是四十一军军部及所辖的一个步兵师，其中有威震天下的“塔山英雄团”；北面是炮兵部队；在东面的敞口旁，站着李济深、张澜、沈钧儒等近百名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

下午 4 时许，中央五大书记在林彪、罗荣桓、叶剑英陪同下，乘敞蓬吉普车驰向西苑机场。

千百张笑脸在欢呼歌唱，千百双眼睛都望着一个方向。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在军乐声与欢呼声中，毛泽东一行向欢迎队伍含笑还礼。

一颗银白色照明弹腾空而起，人民武装力量的检阅开始了。

毛泽东在刘亚楼陪同下，登上第一辆浅绿色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也依次登车。乐队高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50 门六〇炮陆续发出 500 发照明弹，有如千万颗亮晶晶的星星高挂空中。坦克炮塔上红旗猎猎，坦克手精神百倍，一

齐向自己的领袖敬礼。摩托化步兵也一个个雄姿英武。

毛泽东站立在敞蓬的美式吉普车上，手扶挡风玻璃的上沿，以防开车后毛泽东有个“闪失”，刘亚楼蹲在车里……

在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毛泽东的眼角涌出两滴晶莹的泪珠，这是他第一次检阅如此整齐如此雄壮的军队，也是以胜者之王的身份踏上北平的土地，他第一次来时，还是一个布衫裹身的热血青年。

2. 来自天空的威胁。毛泽东点将

毛泽东在北平睡得不香。

5月4日，6架美制B—24轰炸机从蒋介石的栖息之地，直飞北平，低空撂下30枚重磅炸弹。毛泽东强烈感受了来自天空的威胁。

“一个国家，倘若没有强大的空军，就像徒有四壁而没有屋顶的房子，难以抵御变化无常的风云雷电啊！”毛泽东仰望着蓝天，心思联翩。

1911年，也就是莱特兄弟将人造飞行器送入天空6年之后，人类在蓝天打响了第一枪。此后，战争的思路不可抑制地向天空延伸。具有一定工业生产能力的西方国家，均将空军部队的组建及发展，优先列入增强军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天兵天将”、“铁甲冲霄汉”从昨天的神话走向现实。

空军，使军营中仅有的“快速部队”——骑兵，顷刻间威风扫地；

空军，使战场“取消”了前方后方之分；

空军，将大口径火炮的射程变得微不足道；

空军，让步兵的进攻变得轻而易举；

空军,为军事统率们的行动计划极大限度地削减了代价,它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军种后,便可单独担负起对交战双方军事、政治、经济中心等重点目标的袭击行动。昔日唯我独尊,制服上勋章闪闪的陆军将领们,不得不用嫉妒的目光,去认真审视那些停在草坪上盛气凌人的“怪鸟”。

如果说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故事,那么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童年。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她在童年时就将眼光射向了天幕。

早在 1924 年,国民革命政府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思想的倡导下,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第一期 10 名学员中有 4 名共产党员,后来担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的王勋(王叔铭),就曾是共产党阵营中第一批从事航空事业的骨干。共产党童年时期对航空事业的远见卓识与宏伟抱负由此可见一斑。到 1945 年,共产党又在东北建立了自己的航空学校。

虽然小米加步枪游击战,是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版权,但这并不说明毛泽东对此有特别的偏爱,早在陕北的窑洞里写作《战争与战略问题》时,毛泽东就有了战争由低级、中国型向现代型、世界型转变的设想。建立空军,自然是实现这一设想的途径。而那次重庆谈判坐飞机的情形,不管对他,还是对中国人民,都是难忘的。

空军,是毛泽东神往的话题,也是一个令他苦恼的问题。“共产党一穷二白,要想建设空军,无异于痴人说梦!”那位由同志变成敌人的国民党空军总司令说话狂妄而又刻薄,无疑深深刺痛了这位强者的心。

必须尽快建立空军,没有空军的国家,就等于一个不设防的国家!7月10日,这位斯大林眼中的农民领袖,作出了建立空军先于建立新中国的决定,他在连抽几根烟后,提笔给周恩来写了封信。

建立空军,无疑也是新中国未来总理神往而苦恼的问题。接到

信后，周恩来来见毛泽东，共同商讨该怎样揭开那充满诱惑而又无比沉重的天幕。

“主席认为该由谁来组建空军呢？”周恩来问。

是啊，空军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新军种，揭“天幕”的人，非要有勇有谋不可。毛泽东一番沉思后，脑海中浮现出一位个头不高却干练潇洒的“洋八路”来：“让刘亚楼来干。”

“我也有这个意思。只是主席曾经设想让刘亚楼到总参工作。”

“是啊，刘亚楼曾在陆军中担任要职，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对合成军作战比较熟悉。他在东北野战军当参谋长，林彪、罗荣桓同志认为干得很出色。我看他翻译的《苏联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和《炮兵的使用原则》、《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确实出类拔萃。如果让他到总参，他会干得很好的。”毛泽东说着，踱了踱步，接着说，“可我们组建空军要‘老大哥’帮忙啊，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据说俄语说得很不错，回国后又兼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来空军司令最合适的人选！”

“那就这样定吧。”周恩来思忖片刻，说。

“好，我找他谈谈话。”

刘亚楼担任十四兵团司令员后，因为野战军司令部尚有遗留的工作待处理，所以在北京滞留了一段时间。正当他准备脱身追随已到武汉汉口待命的兵团司政机关和直属队时，忽然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

于是，那辆正准备南下的越野吉普掉头驶进了中南海。古朴幽静的丰泽园，方形的天井里长着两棵万年松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硕大的树冠给地面投下一片荫凉。不久前，毛泽东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到这里居住。

刘亚楼跳下车，大步流星地走进菊香书屋，只见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挥动着蒲扇，正俯身聚精会神地审视着桌上的一张地图。

刘亚楼向毛泽东立正敬礼后，急切问道：“主席，这个时候叫

我，一定有重要任务吧？”

“你的感觉很敏锐哟。”毛泽东直起身笑着握住刘亚楼的手说，“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异常紧迫的艰巨任务。”

“是解放台湾？”刘亚楼的大脑飞速旋转之后，兴奋地说。

“和解放台湾密切相关。”

那会是什么任务呢？刘亚楼正思忖间，毛泽东开口了，言简意赅，谈笑风生：“刘亚楼，你打得不错，要你从陆地上天，当空军司令怎么样？”

虽然早在3月，兼职东北航校校长的刘亚楼就曾指定常乾坤、王弼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航校工作，他也知道中央正准备筹办空军的事，但让自己负责筹建空军，却是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的。毛泽东话音刚落，他便连连摆手说：“主席，这使不得，使不得！我是学陆军的，不懂空军，哪能当空军司令？”

“要我去我也不懂，可总得有人去领个头。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做！”停了一会，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解放全国大陆已指日可待，而解放台湾则要费较大的气力。渡海作战的关键是空军和海军，空军虽然空空如也，但中央信任你，让你负责这一摊子，你不会是那个空空如也的‘空’军司令。”毛泽东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和信任。

刘亚楼不知是因为太向往那炮火纷飞的战场，太羡慕四野其它三个兵团在前线的业绩，还是担心什么，竟“讨价还价”不肯接下这副担子。

“你做了那么多年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难道今天还要我做你的思想工作不成？”

刘亚楼一时不知答什么为好。

“好吧，你去周副主席那边，他同意让你南下，我没意见。”毛泽东说。

刘亚楼听了，转身拔腿就走。途中遇到因病留下的罗荣桓，他